三長物齋文略

序

古無所謂古文自六經外左國史漢莊騷皆古文也唐宋大家出古文始有專名神明變化極盡文人之能事爲後人所不能外明以制藝取士古文始不重故終明世二百餘年若茅鹿門唐荆川歸震川數人外能名家者不多概見我

朝文運炳照古文之學復以大振侯朝宗魏冰叔汪鈍翁方望溪儲同人諸前輩卓卓可傳者奚啻數十人可謂盛矣近今士君子多好詩詞人刋一稿獨於古文幾成絶響焉閒有作者非以詭怪艱深自文鄙陋卽膚淺

膚俗不脫時文習氣求一可與講明者殊落落耳寧鄉黃虎癡先生挺不世之資肩斯文之任自其少時已有志於古文不屑屑以時藝鳴予嘗觀其所著書數十種考據論斷類有規矩翦裁善讀之亦皆古文也茲復取已刻諸書之未收者約爲文畧六卷將以付梓俾予撿校之予不知先生之文其於左國史漢莊騷以及唐宋明與我

朝諸名家爲何如也然觀其持論正大一衷至道而又不欲拾人餘唾每一落筆必有自出機杼處則凡所謂詭怪艱深膚淺膚俗者罔絕無有矣學者深思而黙會

之知其與古人之所以異又知其與古人之所以同將古文神明變化之法不絕如綫者猶可以尋緒而得之乎然則是編之存豈獨爲先生傳之不朽歟閱既竟爲識數語於簡末云時

道光二十七年丁未歲嘉平月愚弟閻海林潤東拜撰

舊序

居嘗疑唐宋以來所稱考據家旁蒐曲[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者有臣廷爭若老吏斷獄其所沈浸蘊蓄於[illegible]者[illegible][illegible]金薤石間者固應藹然占氣遇見須眉而其所著述或乃湊泊何恆斤斤拘拘無能發其醇懿淵穆陸離光怪不可掩抑之氣而呻吟咀嚼取韻於齒牙結響於唇吻以求一字一句之工者反得不然恃其枵腹以相詆傲夫取精多而用物宏伯有氏之鬼猶能爲厲況有胸中撐拄文字數千卷磅礴鬱積無所於發而甘令攙雜酒食瘀腐於腸胃豈不惜哉天官書曰積錢之家其上有

氣然則飽詩書而氣不華非詩書之罪也氣不從詩書中出以安能爲華哉虎癡精攷據家藏金石文字數百種多前人所未有於時湖湘名士言博贍者以虎癡爲首然獨不肯屑屑瘁瘁自埋沒於蟲魚豕亥之間以挫其鋒而損其銳而其所沈浸蘸染於周秦兩漢彝金殘石間者悉變爲醇懿淵穆光怪陸離不可掩閟之氣而沛然汩然一發之於文與詩嗟乎予病儉腹久矣譬如登山見鳥而無弓弩畢弋臨淵羨魚而無鉤餌網罟罾笱來原見獸而無倒格羅落罝罘之屬雖悵覷終日有空手而返耳覩虎癡家所有弓弩畢弋鉤餌網罟罾笱

削格羅濟冒眾之屬雜然畢具而又能善其張弛時其機度擒縱指揮惟我所見此真足以極馳騁之樂收發之奇豈但不至拘牽攷據自損鋒芒而已是蓋將翹然獨出於唐宋諸攷據家別樹一幟而攷據家亦將倚是以張其軍無疑也虎癡有癡學八卷已就刊余嘗爲之序是集名三長物齋虎癡所蓄長物甚多金石文字其一也已自有記故不及

道光丙戌仲冬月友人諸城王金策書於長沙信美樓

三長物齋文略目錄

三長物齋文略卷一

寧鄉黃本驥仲良著

李氏蒙求詳註序

著書難註書更難非遍讀世間書不能著書即漏誤世間書猶不能註書世間書無盡而古書之流傳至今者有盡註古人書無一字無來處目中不盡見古人讀本必欲察及淵魚辨窮河豕曰某事出某書某事出某書條舉件繫如數家珍難矣至於排比典故較之服鄭註經裴應註史爲更難經主義理事可從略史雖隸事其源易尋若夫擴摭四部之芳腴薈萃百家之玉屑易牙

知味難分醲醨之華師曠審音莫別纅絃之爾自歐陽氏藝文類聚虞氏北堂書鈔以下無慮數十百家類皆作者自註尙不能銖兩無遺況以秦灰久冷魯壁重湮昔人所見求之今本往往闕如否則一事數說又復彼此踳駮註家命意原欲開導後學考核不精折衷未當適足以滋疑誤而已舊註之精當者以劉峻世說李善文選爲最然其詳畧去取已不無可議若近時坊本多以贗鼎求售全憑淺陋之見間不顧本事之當否前人既以譌傳譌後人復將錯就錯沿訛耳食相習成風無怪乎古書日註而日亡也間有鑒彼前車自居博雅者

雖涉蹤稱富而體例未嚴芟薙原文斷鶴脛以省紙板
鳧易字句添蛇足以欺愚蒙欲使疑皆可信轉致信亦
成疑餘其纂輯之功不償妄作之過矣蒙求之名昉於
周易著者數家以唐李瀚氏爲之祖包舉百代約以四
言裁對既工音韻亦叶誠爲學者隸事之津梁我
朝採入全唐詩內石渠祕笈久已傳布藝林塾中惜無
註本其徵引之博抉擇之精老師宿儒不能盡知所出
將何以應童蒙之求乎是固非註不可而註之正不易
易也閩中陳楓階先生以名孝廉出宰湘中縈歷治
所至有聲服政之餘輒與鉛槧從事者書等身而蒙求

註本尤爲精贍不獨爲前哲功臣後生良傳亦卽劉子
駿所謂知蓄積善布施者也其書凡若干條總爲若干
卷註中引書悉從原本檢出不以前後類書爲憑事雖
習見寧詳無畧不肯增減一字欲使學者因註而見全
文是以一書而備羣書之用也又恐原帙繁重難於覆
校必詳載篇目使開卷了然體例之嚴可爲後來註書
楷法非遍讀世間書者能如是乎先生宰永明鳩工付
梓於二千里外郵書索序余主講五溪不克親與校讐
之列挂名簡末固所甚願因述其註書之難如此抑余
重有感焉太元得平子而方顯論衡遇中郎而始傳書

有顯晦自古已然今值

御定全唐文告成而先生適爲是詮其亦唐賢著作光昌之會也夫

馮椳公集序 代作

明季蔡忠烈公道憲死長沙之難郡中舉人馮椳公一第同時被害附祀忠烈祠其事與宋末長沙守李忠節公芾盡節於熊湘閣而郡人尹穀楊霆繼之就義之烈正相類故宋明二史以穀等附忠節傳以椳公附忠烈傳當忠烈守危城時嘗夢忠節過訪及死即祠於熊湘閣故址然則忠節忠烈之爲前後身無疑矣而椳公暨

郎穀等後身耶穀等之死距今五百餘年其行事已不能詳考而椒公則有却聘之書自弔之文代古之詩及貧閑吟譜諸作猶得於兵燹散佚之餘拾其煨燼以傳於是讀詠古詩而知其趨向讀贈答詩而知其交游讀紀事詩而知其留心於時務讀自弔却聘諸文而知其早辦一死絕無低徊顧忌之心其生平著作尚有史發等書惜不能盡傳然其所傳者已可窺豹一斑嘗鼎一臠謂之椒公全集可也郎謂之忠節忠烈及尹楊二子之英魂毅魄合爲一集亦無不可也然忠烈之集近日鄧學門顯鶴已重刻矣而是集復出可以驗武城之得

人可以證田横之感士是即磁鍼珀芥氣類相感之故也耶是爲序

讀經心解序代作

嘗攷漢儒斷獄類皆據經以定律竊謂經與律相表裏治申韓之學者非專治一經不知制律之本非兼治羣經不知變律之宜自藝文志以九流標目而儒法遂分專門然未有儒術不精而能以法家自命者也會稽沈雲翁法家之宗匠也挾其技以游於滇蜀吳楚間其在湖湘臬幕爲最久余自通籍後歎掌風壓未遑歸里耳翁之名而不及一見今以致仕歸距翁之沒月廿年矣

友人以其遺著見示且乞一言以弁其端因檢閱讀經心解百餘條不立異以啟後生之疑不苟同以拾前人之瀋其精審處有號爲通儒所不能到者獨於法家本旨絕無一語及之則又何也因思翁以讀律之心讀經即以解經之心解律故言易不必噬嗑言詩不必行露而折獄速訟之義自具也言書不必呂刑言禮不必周官而詰四方糾萬民之義自具也是謂善於解經是謂善於讀經至其詩若詞之附存者則又風流蘊藉非嬰守章句訓詁者所能道是蓋儒法兼長而不屑以一家自命者余於經學未著專書雖偶有所存無可問是茲

孫友人之屬序以歸之且以質諸世之治申韓者

邗江杜氏四代詩存序

詩世業乃工終唐之世杜氏以詩鳴者四曰審言曰甫曰牧曰荀鶴牧與荀鶴非審言嫡派甫之子宗文宗武亦未聞以能詩名可見世業之不易承卽杜氏而已然也維揚之杜其爲唐杜氏嫡派與否不可得而詳然其能詩者自明季迄今已四世矣時山大兄善承世業收撥遺藁合爲一集題曰邗江杜氏四代詩存繡謂祖孫父子家學流傳前人之以總集著者如宋三劉家集則煥也恕也羲仲也明長洲文氏五家詩則洪也徵明也

彭也嘉也肇祉也評者謂三劉以愆爲最五文以徵明爲最是編所存如萬翁詩云灣月照孤坐微雲生遠河萬翁子誰堂詩云鬓入江樓白燈憐故國紅誰翁弟果齋詩云靜裡求放心春秋互昏曉果翁子補堂詩云萬事靑燈在浮生明月知補翁子覗漁詩云把酒送夕陽春風蕩羈旅就一家而論其詩不無軒輊各拈十字已足追美甯言希蹤甫枚以較荀鶴有過之無不及也荀鶴黨附朱温其人品既無足道郎唐風一集亦惟春宮怨一詩壓卷餘多俗格是編以萬翁爲首身處易代之際所遭與荀鶴略同而其詩云避地遠平陸湖雲望渺

茫亂離如此目風雪似他鄉華髮縈春思雄心蕩酒觴

于時空有策無路獻君王憂世之心可與少陵嗣響其勝於荀鶴者又不僅以詩論也固宜其詒謀繇遠累世能詩有自也時山爲硯翁長子所著詠花軒藏稾亦不忝其家學他日彙刊成集三劉五交固難專美而維揚之杜直與襄陽樊川同爲望族豈非一家之盛事哉

李夔卿吳越游草序

諸城王香杜先生嘗敘夔卿之詩以山川雄秀論其詩境謂西北雄而東南秀夔卿兼有之尚以爲未足不憚奔走跋涉而爲吳越之游今夔卿自吳越歸挾二巨冊

索而讀之雄秀之氣往來紙上足與所到之山川相稱始信先生之論爲不妄而燮卿之游爲不虛然山川能爲詩人之助是說也余竊不以爲然西北山川余所遍歷以太行二華終南太白之嶔崎峍嵂黃河汾灞之漭瀁沖瀜非不雄且秀也及今數載迴憶舊游猶歷歷在目當時驅車往返足跡幾及萬里徒覺塵沙沒踝素衣化緇撿視吟囊一無所得豈山川能助燮卿獨不能爲余助乎抑東南之山川能助人而西北或否乎蓋余與燮卿所遊之地不同而挾以出游之具亦異也吾聞善游者必於未游之先閉門却埽掩卷沈吟吞雲夢於胸

屋中丞於長沙節署以壬辰十月六日至長沙明年二月三日遄返客長沙凡三閱月其中晴霽之日甚少前雪未消後雪復作蓋幾於無日不雪矣瓊霙霏徑玉蕊封條其深厚且逾二三尺即湘中父老亦所僅見陶元亮所謂入耳無希聲在目皓以潔可爲樸園增一詩境矣東坡居士見登州海市以爲心知所見皆幻影敢以耳目煩神工歲寒水冷天地閉爲我起蟄鞭魚龍且引韓昌黎開衡山雲以相比例而自詑爲神報之豐然則此日之雪滕六有神不知其呼封姨召屏翳蹇湯谷釀同雲若何忙迫遂使千山傅粉萬樹塗脂以助樸園吟

興而後擴覽之奏得雪以淸笠屐之裝得雪以潔他日歸抵羊城時當酷暑與嶺南舊把酒招涼談及茲遊之勝即可舉江天暮雪以爲宇內奇觀瀕行出所著芬陀羅館詩集屬爲之序其詩之裁僞親雅陶鑄性靈中久已有定評矣予則以爲集中雖無詠雪之作而其境之清而不雜潔而無滓正可與謝希逸之賦雪王摩詰之畫雪相爲莫逆則嶺南詩人之善於詠雪者莫樸園若也請以此說題於簡末時道光十三年癸巳正月也

沈東堂遺詩序

沈君春庭以其弟東堂遺詩屬爲閱定東堂之歿距今

二十一年春庭思之不置手輯遺詩逢人就質余視其
帙數序述爛然滿目其所以悼東堂而慰春令之思
者無義不備不能復有所增益余於武陵詩人交者彬
矣棻公泉畔往返者七皆在東堂歿後故無由識東堂
即春庭之名耳然雖久見面定交才數月耳更無他說
可以繫春庭之悲至遺詩之佳者諸君贊之審矣間有
字句不穩意義未深則由年壽太促境界未闊無足為
東堂疵累更不必塗改點竄致失作者本來面目余幾
無以慰春庭之屬矣然竊於春庭思弟之情有以觸余
懷兄之感余兄花耘之歿已四載矣自壬午夏初都門

分手後不復再見迄今回憶出都時在虎坊橋登車花
耘佇立道傍忍淚作别其情狀宛然在目歸里後裒集
遺詩凡千餘首旣以力薄未及梓行每開一函不忍卒
讀今見春庭於少殁之弟偶存之作彙藁索題懇懇若
是益以重余忘忽之責而生敬羨之心此中情緒非他
人所及知余之所以應諄屬者亦非春庭莫能共喻也
春庭其以此帙速付棗梨不必更煩友生題跋卽以是
序綴於簡末而余與春庭之交亦可附見云

唐東溪宜園詩鈔序

甚江唐東溪先生余二十年前識之於長沙陳蘭莊翁

之座心知與蘭莊交者必詩人也然未見其詩前年夏余以試事至沅聞宜園之勝甲於郡城因便服過訪見池亭竹石位置甚工心已異之并得讀所著消夏吟去夏再至又讀所著養疴諸作彼此唱酬幾無虛日知其詩之根柢於性情者深矣究未知其性情之所在今夏漵浦諶生芸帆挾所著詠史詩見訪余愛其才而惜其過爲趨詩卷端策其遠游四方必有以成就之者不致齟齬老鄉曲也時芸帆有晃州之行道過宜園東溪見余詩有莽莽風塵嘶馬齒悠悠世俗妬蛾眉君才落拓余休矣更有何人共賞奇數語歎爲流涕因止其行延

爲宜園上客芸帆遂爲編次古近體詩若干卷而屬序
於余余因此識東溪之爲人不僅以詩名也昌黎之知
孟東野東坡之知李方叔人謂二子之名因韓蘇而著
余則謂韓蘇之名亦未嘗不因二子而成也檢宜園詩
內有跋龔明遠韜蠖齋僧只一詩後諸作罷漣變藻一
往情深今於芸帆一見歎賞惓惓不已昔前人於蠹餘
振後進於窮途其性情之流露有非古人莫能擬似者
余嘗謂詩本性情人無眞性情不可與言詩即東溪之
爲人可信其詩之必傳倘何俟[illegible]予饒舌而爲一辭之
贊乎然余竊有感矣芸帆出游纔跬步耳已遇知己果

能遍歷四方則余所謂成就其才如昌黎之爲士東坡之窮於轗軻中者莫謂今無其人其居宦閒未及而月即能編次詩鈔信今傳後則余之以東野方叔望芸閱者亦未必無以成東溪之名也是可書也故書以爲是集之序

芙蓉樓唱和詩序

柳子厚謂邑有觀游即爲政之具蓋以袪煩滌悲非有高明游息之所不能塤鬱而事成況前事者後事之師其人已遠其蹟猶存不爲修葺而詠歌之非獨山川失潤抑且取法無由雖軼掌衡書其視以玩愒政者奚異

唐詩人王少伯由江寧丞謫龍標尉小說家載其以琴書自隨命蒼頭拾敗葉供爨及銅鐵長跪乞詩數事僅與旗亭畫壁同爲風雅之宗若無意於政事者然以琴書自隨其嗜好可知拾葉供爨其清操可知銅鐵乞詩則邑中文秀之士其翕然向化又可知蓋于厚所謂清寧平夷恒若有餘亂慮滯志無所容入吾於少伯徵之矣豈僅以詩人目之哉黔邑西關外舊有芙蓉樓相傳爲少伯送辛漸處其地原在唐潤州今鎮江府治也蓋少伯丞江寧時事後人因其謫官來此建樓存蹟嘉慶乙亥曾石友刺史鈺知是邑由城東徙今地有詩文紀

其事地據雄漲二水之交有石屹立有樹森陳蹟如奥如二者咸備誠觀游之勝境也見田明府宰黔三載邑中祠廨橋道煥然一新理事之勤近日罕有因見斯樓之敧棟傾欹丹漆駁陊慨然修復憑欄遠眺適足以袪煩滌襟爲高明游息之所自爲七律四首以落其成又於重陽日招集幕僚子姪及邑人之仕隱而文秀者爲登高之會亦自爲五律四首邑中鈔稾傳和者凡數十人得詩若干首彙爲一帙將付諸梓以誌一時唱和之盛而屬序於余余謂少伯詩意冰心玉壺明府誠足以當之其不以勤政而廢觀游尤得子厚所謂理達事成

爲邑民之福者豈獨青山明月寄意篇章足與古人爭
能而爲時髦所宗仰已哉

胡泮香得樹軒詩存序

庚子長夏兀坐如舟學舍正爲炎歊所窘鄰君海山以
尺素至啟其緘有山陰胡泮香先生得樹軒詩存屬爲
之序朗吟一過覺凉飆驟至煩暑頓除階下叢蘭若與
之爭芳競馥因歎詩之移人性情滌我腸胃乃如是耶
泮香僑寓桂林隨侍於黔之烏蒙往來湖湘間郞眼蓬
轉幾無虛日交游之廣周覽之勝已於是峡得其大槪
其與海山交之深遠予不得知而予與泮香則無交者

也泮香卒年十有一今閱二十寒暑矣其哲嗣能貢集遺稿乞晉黄君定其去留桂林陳君手書付刻而海山又爲之殷勤索序予一邇僻處不能自攻其身何能爲泮香輩獨念泮香貽謀之善有子克家而二三朋輩必欲傳其人於身後則其生平交際必有以感人學業必有以服人惜予不克親炙其光儀而飫聞其謦欬也詩之必傳奚俟予言然予竊有不能已於言者近人刻集多由手定作時既不免貪多編時又不能割愛盈尺累函瓶累百出即有佳語閱者不俟終篇而已倦矣是刻詩不及二百首版不及四十葉雖未必首首可傳

而可傳之作已絡繹紙上令人尋味無已即有選刻之詩寄語其嗣無庸補刻矣因書是說以復海山嘗亦羨予却暑之方有得於甘瓜朱李之外者也

莉帆歸省圖後序

人子以養親之身出而從政勢不能乞假歸省不得已而迎養父母戀家居之樂勢不能望其子之歸省亦不得已而就養故迎養與就養皆非人情所得已及一旦欲養不待奉諱以歸始覺前此以升斗之祿易菽藿之餐而吾父母不加飽曾不若田舍之子足不出閭閈昏定晨省得以自如此吾香杜夫子於數年前已計及此

而有菊婉歸省之册也其曰菊婉者夫子嘗和靖節詩百首慕其爲人因好其所好菊固靖節所好者時維九月則又離花正放之候勃然動歸省之思力請於上官上官重其才而折其所請故歸省之願不遂使其請歸而竟予之以歸則南陵華黍卽菊徑之落英也北堂護花卽菊畦之佳色也太翁抱晩節而終於家夫子未白華而潔其養無論酈泉一勺可制頹齡卽使眉壽令終蓼莪廢讀而亦婉固無恙也三徑猶未荒也亦何致重栽潘縣之花遂負柴桑之約哉此歸省不能爲迫於勢而迎養爲不得已也今日者太翁就養而養終夫子欲

歸而歸遂雖不克趨庭介壽釆菊承歡猶幸花裡板輿春暉健在從此晨饈進旨以菊爲陸續之懷夕饍嘗珍以菊爲禁順之抬而且盧墓則松菊齊榮即靖節之述祖德也教子則蘭菊競秀即靖節之誨阿通也前此欲遂不遂之懷不且遂於一旦哉夫子以是冊命題者久矣歸期既果先殯載塗非門弟子所宜巷歌之日謹即迫於勢而不能已之苦衷攄諸冊末以識欲歸之志不自今日始爾

鄭雪堂經義序

雪堂余老友也以五算將家子能文事而好談經學三

十年前余主講五溪時雪堂為永綏守備知廳事蔣觀察紹宗也雪堂嘗從觀察受易義而以文字與余相切劘者凡四載厥後雪堂遷黃州都司因識苗疆利病張制軍映漢以所上六條達

天聽超擢穀城參將即奉

諭查辦苗務省屯防經費歲以萬計旋陞竹山協副將桂東議捐復任湖州協副將值鎮筸兵勇滋事以楚人習楚事調任寶慶用資彈壓蓋

特簡也壬寅春暎夷不靖遷處州鎮總兵官赴定海防禦血戰六晝夜兵單援絕冒鋒鏑死奉

詔優䘏其子鼎臣以候補鹽大使投効軍門總理船勇得功授四品銜

賞戴花翎孫三人長次皆以國子生

賞舉人曾孫襲世職一身許國榮及後昆誠異數也曾堂少以世蔭從贈中丞傅公鼐平定苗疆積功甚偉而敘秩不顯及中年以條陳文字受

今上殊知累遷至鎮將其遭際可以無憾矣得志後不負所學以死報國其經濟亦可以無愧矣乃羣武人中往往以不學猍其能無足深怪而封疆大吏亦有以武肯奴支拁之者則又何也夫以武夫能文事而好談經

學雖無益於戎政亦何害於治體況說禮樂敦詩書之謂何必欲率天下之赳赳者能彎百石弓不識一丁字其軍政蓋可知矣今觀雪堂從事疆埸從容致命使非十年讀書十年養氣安能如是皭然不污毅然不撓彼坐擁節鉞者操軍民生死之權臨事張皇進退失據獨不聞風而滋愧耶余與雪堂自殺陽別後一會於長沙一會於武昌中間以尺書通問者無虛歲鼎臣及其孫錫鋙兄弟皆余門下士今夏道過消陽始得哭於其靈及錫鋙至長沙以所藏四書毛詩二經義謀付梓氏而乞余爲序余謂經學爲儒生執業童而習之白首莫窺其

底蘊郎老師宿儒非無著述不撫拾陳言墨守古訓即矜奇好異靡所折中求其自出手眼成爲一家言者絕少雪堂於操兵練藝之餘侃侃高談在古之儒將已不數覯又能行其所學以立名成節即使所業不精亦當信今傳後況其書具在以經解經六通四闢既無撫拾墨守之弊又不矜奇好異貽誤後學讀聖人之書如出一先生之口則謂之四書義詩經義可也即謂之六經總義亦無不可也他日

國史徵文重修四庫書目武臣而能通經學者當以雪堂爲

熙朝首選余故歷叙其出身始末及平日交情以期垂
名簡末且以歎余之垂老無成不獨立功立德愧我故
人即經營就荒亦當書焚筆硯云爾

詩傳識名錄序

多識為學詩之緒餘然夫子之詔小子必於興觀羣怨
事父事君之後而後及此蓋未易為初學道也古之以
博雅名者如張茂先郭景純類能留心於名物訓故之
學究未敢從事於葩經以動植飛潛獸族有萬種類各
別今昔異名稍有未審輒貽爾雅不熟之譏非若山海
經博物志所載多妖奇瑰異未經人見者人亦無從質

正其是否是以難之也自陸璣詩疏逮湖埤雅出始爲考據之淵藪匯而爲之者宋有蔡卞毛詩名物解元有許謙詩傳名物鈔明有毛晉陸疏廣要馮京六家詩名物疏 國朝則有毛奇齡續詩傳鳥名姚炳詩識名解陳大章詩傳名物集覽其書具在於鳥獸草木之名固已箋釋大備即一鱗一介一蟲一豸之細微瑣屑亦無不搜討靡遺後之學者但當涵泳乎貞淫正變之原細繹乎溫柔敦厚之旨至其緒餘之足以資多識者似無庸致力於斷窗叢簡中矣然而經義無窮名物亦豈有盡安見前人之書不有謬且漏者必待後人之正而補

之乎是在善讀書者不爲古人囿而後能爲後學倡黟王丁生友愛家多藏書又好讀書嘗以所著疑問就質於余於經史之可疑者幾於一字不肯放過余已心識其用力之勤矣今又取詩傳中鳥獸草木蟲魚彙爲一編詳加考訂雖未能於二陸兩毛蔡許姚陳諸書外別出新義而其徵引各說博而不煩間附已見質而不俚洵足爲發蒙之善本爾雅之新編亟宜付之剞劂以爲吾黨學詩之一助云

試劍徐璟序

安江廖君桐川諸城王香杜先生之詩弟子也與余爲

同門友香杜先生知黔陽時桐川嘗以詩就質亟爲所
賞遂爲門下高弟與余神交者十年及余司鐸來黔始
得握手訂交其時香杜先生攺令隴西物故十餘年矣
每一聚晤談及先生之言論風釆未嘗不恨來黔之晚
不及夃幟吟壇與桐川共領詩教今香杜先生遺稿尙
未刊行間已散佚十之八九而桐川之詩則旣裒然成
集矣集名試劍餘墨所存不多其生平游覽之勝友朋
酬唱之情家庭睦雍之象皆可於是集得其大概謂非
得力於名師指授其能於張弧挾矢之餘自樹一幟乎
香杜先生夃校楚闈者二余則辛巳所薦受知最深者

也先生於諸門人中獨以詩學望余今則一劄投老百
藝無成桐川以武科起家尚能傳先生之衣鉢行自愧
矣猶幸所居爲先生過化之鄉得聞弦歌遺澤又得與
桐川叙同門之雅或者假年卒學尙不至爲風雅所棄
與讀桐川詩因題數語於簡末用以自勉且以志余與
桐川淵源之所自云

邱述齋竹蔭軒續集序

述齋吾學中老友也余在長沙時久聞其名與哲兄覺
吾埒及秉鐸來黔覺吾已先逝幸以沆瀣之誼得交述
齋且讀其舊刻竹蔭軒詩集知其沈浸於六義者深矣

果不愧爲覺吾難弟余得以交逃齋者纔未逮之交覺吾雖逝揖山堂之言論風采猶不啻晨夕相接也惜逃齋以老懶不能常遊城市與所居煙溪相距僅十餘里而足音蛩然仍不能銜杯煮茗暢談其詩境之所獨造與家學之所力承正惴惴焉以失交覺吾者又將失交逃齋爲懼適其從子文漢持竹蔭軒續集屬爲擇存撿閱數過見其年愈老而興愈遒較之舊刻益臻精邃因思詩人心力所至自知最明無待旁觀爲之審定余嘗爲其先世玉璐隱君所闢之月湔園輯有詩文鈔行世前二卷多寓賢名筆後一卷則邱宗人之已往者咸在

而以覺吾終焉他日繼覺吾而主是閭壇坫者非述齋其將誰屬因書數語於簡末以見余與述齋交即與覺吾交且與玉瑲以下諸先德亦無不推懷送抱神交於二百餘年之間不僅以得見竹蔭軒詩集爲幸也

羅金淑碧芙蓉館詩序

余近歲序閨閣詩三一前室陳梅仙梅影集一兒女葆儀茶香閣集一今室錢之妹衡齡霜月吟之三人者皆秀外慧中詩有時譽而梅仙又善篆書葆儀善琴皆早夭錢亦少寡人謂女子能詩爲不祥其言似非無據今閱善化羅廲金女史碧芙蓉館詩草則又以前言爲不

然麗笙之外氏胡與余族爲戚前在長沙曾見其詩並聞其遊星卜諸技其時尙待字深閨未及一見及余遠宦龍標又三年矣一日有湘陰鄒君子香赴館見山停舟見訪子香丁酉拔萃知名士也詢知麗笙得爲其儷深以淑女得所歸爲喜子香年少多才必爲一時偉器則麗笙唱隨偕老之樂有非梅仙等所能及者子香去後以是集郵遞索序檢其中有與子香論詩句云何貴性靈遺騷淸派無膚求祇求工知其志趣不凡不屑以香奩自瑕也又讀小倉山集後云却恨阿儂生已晚春風吹不上湖樓知其辨香欲襲而歎目下之無師承也

誠能求工唐宋何慙今㮣隨園余遂不辭而爲之序且以解女子能詩爲不祥之惑而梅仙等早夭而少𡨕者旣能以一卷長留傲肅肅而福壽之男子若麗笙之唱隨偕老遠而梁孟近而趙管不足羡也人間淸福更未可量則女子能詩祥莫大焉即以此說弁諸卷端貽之子香當亦以余言爲信

作是序後逾年得子香書始知儷笙又死女子能詩爲不祥信然也噫又記

三長物齋文略卷一終

亭鄉黄本驥仲良著

集字音訓序

丙午孟春門人蔣鵠臣抱其卿先生段君所著遺書二十有四册來謁曰君名廷謨以歲貢生閉戶著書卒於去年四月得年六十有六其子不能讀恐致遺失鵠臣據得是藁求爲製序以存其人余閱其書皆蠅頭小楷約數十萬言名曰集字音訓葢取坊刻十三經集字逐次詮疏一字數音一音數義或數音一義博引詳徵條分縷析卽如大學之道四字所釋已不下六千言可謂

博矣所引經史子集又復綱舉目張有條不紊其用力可謂勤矣學者誠能如此用心使所讀之書一字不肯輕易放過何患不爲通人則其造就後學之功豈有既乎第其書以四書五經及周儀二禮左公穀三傳爲次而爾雅孝經闕焉蓋爲山九仞一簣未成猶爲不完本也余司鐸龍標今已十稔有如此讀書之人終老鄉曲而不及一見心竊憾之蓋其生平立品甚高足跡不入城市其鄉人又無達其姓名於余者故無由面覿其體例之得失使之由博返約歸於至當爲讀經者必不可少之書是則段君之不幸亦此地讀書者之大不幸也

余獨幸獲見此叢稿得其寶而藏之以待後來之嗜讀書者讀而輯之以成完書刊版行世余將濡筆以俟特先敘其大略如此

是書余為改編四書字詁五經字詁二書另有序此其原槩也 又記

承啟錄序

山陰李君閭甫本姓楊氏世居柯里之西其太高祖瑞州娶於李生子貿菴出為舅氏茂伯後遂冒姓李氏李氏世居柯里之東貿菴出繼後茂伯復舉一子奉李氏祀貿菴子訥齋以歸李則為支贅歸楊則又恝然於身

所自出因別建一祠以瑞州爲楊氏祖不忘本也貿菴以下仍姓李氏不背德也以故一楊二李族分爲三貿菴之後與楊氏累世不婚値春秋時祀於楊氏及茂伯之族各舉一人入祠陪祭以繼先人親睦之意此柯里李氏一而二二而一之原委也閏甫以本房人衆聚散無常恐久而忘焉譜其世系名字生卒婚葬都爲一冊題曰承啟錄而以三黨姻親及受業之師濟困之友附列其後余謂是錄有三善焉古今冒姓者多矣嘗竊恫時賢其撫育謂他人父謂他人母有所不惜及名位通顯輒復姓歸宗不獨有背於恩養之義且使吾祖若父

所例事而趨承者一旦遂爲路人其所以事吾祖若父
者不已薄乎哉伯之族旣有本房主祀則貴菴子孫原
可復歸楊氏而訥齋必欲聯二族爲一家至閏甫兄弟
行已七十餘人矣而猶遵守不廢是其家教之厚有足
以厲薄俗者善一也閏甫自弱冠後幕游江左繼客湖
南去其鄉已前後二十餘年其敬宗收族之心久而不
忘手訂是錄以貽後人是其敦本之篤有足以廣孝思
者善二也是錄之末附及姻親及患難相卹之人尤爲
近日支譜所罕見在昔人惟柳子厚於先墓碑陰附刻
先友名氏彷彿似此至於一字之師一飯之德必欲傳

示子孫藏之譜牒是其存心之厚有足以維友誼戚誼之衰者善三也有此三善其家必昌吾願天下之冒姓者以李氏爲法天下之遠遊者以閻甫爲法天下之有姻戚師友者以閻甫是錄爲法則人心風俗不患其不日趨於厚矣豈獨爲閻甫善也乎哉

志彀備要序

羿不爲拙射變其彀率能與人以命中之道而不能與以必中之巧也然經云志正體直持弓審固何嘗不以巧與人無如世之教師不能貫通經義語焉不詳泛而不當後學之士遂以穿楊貫蝨爲古人絕藝而觀德之

學於是失傳桐川廖君本儒家者流以餘事習射得擢鄉科且以其藝授家塾子弟及鄉里後進得其傳而入武庠拔鄉幟者甚夥桐川猶以所授之未廣也因著志彀備要一編有心得歌及弓矢射法諸論其言約而賅簡而便記但識字者皆能會之於心而注之於手命中之巧不待外求誠習射之秘傳也癸卯長夏携以示余余亟賞其能以淺近之言達精微之理可爲射義註疏可爲教師程式慫恿付梓以廣其傳桐川慧心人也書畫鐫刻之藝無一不精而又長於吟詠卽所撰心得歌十有五章章僅十六字固精以下十有八章短者才十

四字長者亦僅廿餘字視步天歌撼龍經醫家之方歌卜家之繇辭尤爲簡明易誦試取刀劍槍盾諸法逐一演成歌訣其用更廣現值國家需材之際回部海疆屢以捷報誠能操練精熟攻堅致果何用不臧又豈僅爲鄉里教授之私錄也哉

湘漁詩話序

窮鄉僻壤中有老儒焉於茅簷曝背之餘粗糲飽飧之後執筆伸紙據案疾書所見所聞皆不出閭里之外一一識記而不嫌其煩自忘其倦若有程限迫之惴惴焉惟恐家人以米鹽瑣屑妨其工課者在村夫子固不知

所書何用卽高明士見之亦且笑其勞無益之精神而費有用之紙墨及至其人已歿遇有徵文考獻之舉而後訪至其廬於斷爛抄本中採而錄之卽一鄉文獻之所在也是說也吾於邱明經覺吾先生所輯詩話益信先生足不至通都交不遍海內麥隴桑畦垂垂以老何所得詩何從立說乃津津話之其首卷所論應制諸作原可不話卽各卷中所論國朝詩人優劣見集末多品評難當似亦可以不話然其中徵錄過客之留題鄉人之遺稿則於文獻之道大有關係前歲議修邑志因費缺中止吾嘗輯有採訪程

式於邑人著作備列其目除向天章文煥孤雲亭一集外於唐明經有徵觀瀾塢集黃敎諭飛遠椒麓堂集皆無傳本而二君之詩則先生話之郎先生傳之矣黔邑在全楚爲邊境風雅之材原不易覯然一邑之大歷朝之久豈無其人大抵沈沒於子孫之不能珍其手澤鄉人之不以詩教爲重第如時花好鳥過候即無安得有覺吾老人於傳聞目覩之餘採而話之全集雖佚即此零圭斷璧亦足以見其人之性情學問此其功德勝於育嬰掩骼多多矣而謂當日之不恤人言而亟爲之者不大有功於一鄉之文獻也哉

杯筊新編序

周易爲冒道之書自來術數家談占候者無不從易義中推測而出如揚子雲之太元經東方曼倩之靈棊經皆言之鑿鑿確有應驗故歷數千百傳而其書卒不可廢近世有所謂打大筊者其人皆游方丐食之流其言多鄙野鄙瑣之說彼本不知易爲何物道爲何名故稍諳經術者賤其人並薄其術其實合而爲一分而爲兩參而爲三變而爲千化而爲萬易中之理數精蘊何嘗不賅括於陰陽奇偶之中況盃珓之製其來已久古用玉字爲珓今用竹字爲筊又荆楚歲時記作教朝野僉

載作角音校宋魏野詩作校皆謂今之竹筊也其術以二筊投空擲地眂其俯仰以斷吉凶昌黎韓子大儒也亦云手持盃珓導我擲云此最吉餘難同後之學道君子顧可賤其人薄其術耶吾友廖君桐川精於易義研朱玩索之餘即物窮理出其緒論演爲杯珓新編是書既出當與太元靈碁並傳不朽豈僅以小道可觀多能鄙事爲無愧通明之自號也哉桐川自號通明子

重修賈太傅祠並建小學記代作

長沙舊有賈太傅故宅及太傅所鑿井在縣治西北濯錦坊後人即其地建祠以祀並追祀楚大夫屈原一名

屈賈祠水經注元和郡縣志及
大淸一統志記載甚著太傅事蹟見史傳而生平論定
則互見於晉庾闡弔太傅辭唐戴叔倫劉長卿過故宅
詩宋蘇文忠太傅論明李文正修祠記然其出傳長沙
史僅載投湘賦鵩兩事而於澤及湘民千秋廟食之遺
愛舉無可攷前漢廟祀之存於長沙者惟文王吳芮定
王發二廟一在北關外一在東關內芮佐高帝以忠顯
發築臺思母以孝著而此祠獨巋然與二廟竝存非以
其定法令末竟所施被謫浮湘必有小試於痛哭陳書
之先者故思之深而傳之久耶去歲余莅官來湘祇祀

先賢見是祠爲住僧所踞內則商賈囤積外則市肆障
蔽榱桷傾圮丹漆駁落未稱景賢之典因改建祠始末
明成化元年始以宅基改剏著於祀典至
國朝康熙二十二年重建四十年長沙通判賈仲儒置
香火田九石有奇乾隆二十四年重修嘉慶二十二年
前方伯翁君元圻捐春秋祭銀二百五十兩祠碑多剝
蝕惟衡山侍御歐陽正煥祠田碑及長沙守劉某判刻
存焉乃爲屏逐住僧拆去左右市肆籌款修祠並植欄
以護舊址經始於嘉慶二十五年仲冬落成於今年孟
春屬乾州丞翟聲煥董其役及屬善化令李宗沆勘丈

祠田田在善化七都十一區民田六石有奇屯田三石與碑載無異歲入折租銀百四十兩又祠後隙地歲賃銀四十兩翁方伯捐項歲息銀四十兩屬理問瞿中溶總其出入除春秋祭及祠田額稅守役工食外建立小學二所每所課童子十人置修脯聘館師餘存藩庫爲葺補之需夫小學非僅爲童子計也學者立身行已務求實效以希有用若徒以章句訓詁弋取科名童而習之白首終無依據治安數策當時雖未盡用識者謂如其言雖三代無以遠過則湖湘人士期爲有用之學取太傅遺書服膺而三復之其成就定能遠到然發蒙養

正自童子始故增立是學以廣嶽麓城南壇坫之所未及而太傅廟食之遺愛益永垂勿替矣

重修李中丞祠堂記代作

前中丞李瀛仙先生以康熙五十五年巡撫湖南借帑發賑出穀平糶蠲奸剔蠹吏治肅然其尤彰彰者則鄉試分闈一事湖廣鄉試舊係合闈湖南學額與湖北等而赴試者不及湖北十之三中式者準此蓋以險隔洞庭屢遭覆溺功名之念不敵性命之廣故三年大比裹足不前者十常八九先是趙中丞宏恩潘中丞宗洛疏請分闈俱爲部議所格而先生復踵其後三疏籲懇并

捐俸捌建貢院仍格於部議不果行迨雍正元年欽奉
俞旨於甲辰科舉行湖南鄉試湖南士子永沐
聖恩科名蔚起皆先生累疏入告剴切陳情之力也先
生以勞瘁卒於官士紳請入主賢良祠與前巡撫趙恭
毅公申喬合祀復建恭毅及先生專祠於城北歲久祠
爲營卒所踞榱桷傾圮享祀弗虔庚辰秋余忝撫是邦
恭謁各壇廟爲士民所祈福見湘中廟祀類多廢弛乃次
第新漢賈太傅及恭毅二祠復敬奠一觴於先生祠下
懷遺愛之永垂懼薦馨之弗稱爰飭長沙謝令希閔勘
丈祠基籌項修葺新化李令之梓先生後裔也捐銀二

百兩興通省守令公捐恭毅及先生祠經費發商生息
又丈出祠外鋪地若干所取其賃租交布政司理問歲
會所入爲春秋祭及香火歲修之用是役董工屬之翟
丞聲煥楹柱朽蠹者易之丹漆駮脫者新之瞻仰輪奐
頓復舊觀而先生之崇祀日新全省之士風益振矣湖
南貢院原建號舍七千有奇乾隆十一年楊中丞錫紱
以號舍湫隘拓而大之僅存五千嘉慶三年姜中丞晟
二十四年翁方伯元圻以應試人數過多兩次增建各
以千計合之仍符七千之數夫以未分闈不及湖北十
之三者今且增至數倍非湖南人才昔絀而今優也文

風積而日與端賴後賢之培養士氣剝而必復實由前
哲之轉移則先生廟食此邦宜其為百世不祧之祀而
後人之崇德報功潔蠲致敬以培一方文教以永千秋
祀典孰有急於是舉者哉故於修葺告成謹記歲月以
勒諸石

重修黔陽縣學記 代作

黔學自乾隆戊辰由西城外遷建今地近百年矣其後
屢有修改規制尚未完備辛丑冬余視事之始祇謁
先師仰見殿宇未宏丹雘就黯心竊悚然詢知邑士先
有重修之議因為極力贊成倡捐經費擇期於明年二

月經始及開工後余適鄒事晉省以鳩工庀材託之學師黃君暨邑紳蔣子仲庸等八首事至八月下旬始奉檄回任而大工已有端緒矣加以飭匠程工拔籍徵費禮樂器數黃君任之收掌支發仍以首事等是任至今年仲春丁祭始克次第告成殿制崇於舊者二丈有奇深廣亦增丈許戟門適與殿稱而壯偉過於舊規左右

增建

御碑亭二座櫺星泮沼翼以石闌東西廡及名宦鄉賢孝義三祠皆撤舊更新煥然大備除邑紳指捐各項外用錢不及萬緡皆平地興工寸材片石槩未就用是則

修建之大略也抑余別有說焉邑士之亟議修學非以二十餘年科名不振故耶不知培植風水特可爲文運之助要非擢巍科掇高第之本原也乾隆甲寅嘉慶戊辰庚午等鄉科辛未己卯等會科學宮則猶是地何以甲乙牓纍以捷闈試就鄉先達而敬詢之必有所以自操其券者而後地氣得以效靈𪋿邑距省窵遠大比之歲列庠序者往往裹足不前近得賢父師助以資斧亦知努力前進矣而羊公之鶴𨁏𨅔如故者又何耶蓋以平日少伏案之功臨時爲掘井之計鹵莽而耘者亦鹵莽而穫矣上科桂林龍翰臣啟瑞省侍來此竟奪大魁

彼僑居官廨僅三兩載尙應龍陽洲見之謗況生斯地者身游寶山之堂日飲淸沅之水其鍾靈毓秀更當何如是風水原不負人要在有志者自勉耳余自去冬與諸生約每月會文者三會各四藝別擬百題限以場前完卷諸生亦踴躍從事伊吾佔畢之聲達於衢巷似此挾持有具韞玉待沽又値黌序新成氣象煌煒安見人文蔚起科第蟬聯不卽兆於今日也哉

重修佛山鎭關帝廟記 代作

道光十年歲在庚寅里人重修佛山鎭　關帝廟余旣爲之記其興建始末刻於麗牲之碑　帝君之威靈赫

奕護國庇民所以激忠義而厚風俗者已略具於前記中矣越四年癸巳冬初里人以前修未稱復捐銀二萬二千兩有奇重新廟貌幷石臺佛閣至明年冬杪落成時余巡撫湖南董其事者復徵言於余余謂佛山當汾流之衝商賈輻輳闤闠櫛比爲吾粵巨鎭秋水時至海山動搖彌望皆驚湍駛浪霆擊雷轟怒嚙乎石壩之趾必氣衰力竭然後循山而下與西北兩水合流而入於海故歷來居是鎭者嘗以水患爲虞而去歲甲午之水爲患滋大使非有靈神以捍禦之古佛以拯救之崇宮傑閣以鎭壓之何能使滔滔者順安瀾之性浩浩者免

樓襄之憂則是廟之修非僅爲都會壯觀直一方之保障也稽之舊碣一修於康熙辛酉再修於乾隆壬午迄今已閱七十餘年棟宇剝陊碕岸傾頹爰集衆議少倡修前築臺砌以固其基後建層樓以表其勝有正殿以奉帝君有後殿以供佛像其左右又有迴廊夾道重門複閣以極其幽邃閎敞之致輪焉奐焉成之不日環而集者莫不愕立駭視意其爲佛土化城有鬼神焉以陰相其役且疑乎璇題貝闕一旦涌出於龍宮之表也余故樂得而再記之以諗吾鄉之好義而興斯役者

麻陽縣重修文昌閣記代作

文昌在天爲司祿尊神在人爲孝友古哲其聰明正直
開文運掌科名而彰癉乎善惡赫赫乎有聲洋洋乎如
在無論通都僻邑廟貌維嚴莫不尊而奉之矣我
朝嘉慶初仿文武二廟制於正祠後
勅建三代祠即事人之道而寓報本之誠典至鉅也麻
邑舊有　文昌閣在城內巽方學宮之右規制精備而
後祠未建春秋祀日即閣隅行禮道光丙申歲余權縣
事恭詣閣下見祀典不稱心竊未安明年丁酉正月元
日假寐待曙夢避水至閣內欲入而無門有導之從窗
隙入者既入登危樓見帝君端坐其上旁置故紙堆合

撿閱隨手拾得一條帝君曰喻否此教人爲父兄訓飭子弟作好人者又曰爾歸視公署春帖卽知也及覺出署行香諦視頭門一聯曰正直代天行化慈祥爲國治民因問書吏曰此陰騭文中語何爲易救爲治而揭諸署門吏白以偶然書未細審也命亟易之然後知帝君之靈爽以閣制未備無以妥先靈何以訓後嗣署宅分內外而栖神之所不如式皆所以警迪乎守土者故於元日兆之於夢而驗之於目誠赫赫乎有聲洋洋乎如在也因商之學官朱君捐俸倡修邑紳士亦欣然樂助未及興工余移任丕江朱君亦以鄉試晋省及朱自省

歸徃復札商遂毅然任嫣工庀材之役于是冬經始本年戊戌夏落成修葺傑閣創建三代祠凡三楹於閣後丹艧塗墍煥然一新是時朱君又以升階郃任走書索記因思感兆興修始末以貽邑士鐫諸麗牲之石使知兩君眷顧斯邑彰彰如是則文運之興科名之盛可翹首待也而爲舊宰者亦與有厚望焉

劉猛將軍祠記 代作

在祭法曰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菑患之切於民生者莫甚於蝗此捍禦之神所以必臚諸祀典也伏讀

大清會典載有元指揮使劉承忠世稱猛將軍驅蝗有驗雍正二年勅祀於各直省府州縣而方志所載又有宋紹興名將劉錡於景定四年勅封天曹猛將有江蘇吳縣石刻可證又有謂神爲劉錡弟銳者然劉姓而以猛著昔人或有兩稱要其以禳蝗通祀載在會典則當以元指揮使爲可據湖南自分省以來向無飛蝗害稼之事前明偶有之亦在岳澧沅靖各邊境至長沙省會則自古未聞故驅蝗之神未設專祀去秋七月自大湖以北飛蝗蔓延及於岳鄂且至於長沙幸時值收穫不至成災然其

冲其水小一出山門其水較大前邑侯曾石友刺史建板橋二行旅便之歲久爲春漲所圮庚子冬邑侯龍晃田司馬倡建石工小橋甫竣所費已逾千金經費不繼大橋因而中止行旅之沲滯者如故是橋雖修猶未修也辛丑冬實子桂軒向予仲友邱子維周共議集貲修復謂溪流較大甃石爲之不惟工費浩繁而且沙浮難固不若仍建板橋壘石爲墩長三丈許廣丈許平坦堅固勝於石工自去年二月起工本年正月落成所費不及石橋十之三四皆邑人好義者解囊樂助也而三子實爲之首三子皆余門下士能以利人濟物爲心卽能

以天下事自任者也是眞不愧爲秀才矣余夏初有事婺江道出此橋見溪流環折有石橋以枕洪瀾有板橋以通孔道高柳棲鴉天然畫境輿夫爲余頌之固已私心竊喜矣及歸三子適以橋捐築記因書平日之論文正者爲三子勉且爲及門諸生共勉焉子輿氏曰堯舜與人同莫謂文正爲不可幾及而以鄉曲義舉爲不足爲則余有厚望矣

三長物齋文略卷二終